

皇明文衡

三

題跋

跋東坡尺牘後

趙汾

宋禮部尚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蓋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天柳子厚晚節猶遷嶺海遂欲陰學長年超然遐舉如安期生梅子真此公平生學術三變見於手筆書疏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解論語亦博洽之及爾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有曰膠西多古君子使蓋公真往來其間賦何足以見之與谷陸子厚書所論黃高人之意適同噫內聖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於方外者如此然則世人所求於公者殆其粃糠土苴耳至正己丑秋過倪氏黥川寓居敬書此于其所觀東坡尺牘後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凡百四篇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所藏本其既從公傳寫後總其篇目如上始乃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以深其光油然以幽自是每欲求其集觀之不可得所得者文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既又見豫章黃公謂皇祖實錄文如女有正色又于朱子論復性書雖病減情之旨出於釋氏而亦善其有如此思慮益以不觀全集為憾至是廼請於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翱字習之中進士第元和間為史館修撰疏言既以武功定海內當華敵

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文德興太平不然則天功之後逸欲易生因條上正本六事憲宗不能用後遷禮部郎中面折宰相李逢吉過失移病去雅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書與之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爾其復書以為韓公雖好士惟其有文章兼附已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薦拔與已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耻內愧不能引退其於師友及知己厚者骨鯁無諱忌如此則視逢吉輩何所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怖辭無所發面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懼而去其言抵牾非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文章於德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韓盛名而韓李並稱可無愧矣宋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於學者故仿竊者其為人大畧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歐陽公為知言云

諸貨殖傳

貨殖傳當與平准書參看平准書是譏人臣橫歛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克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及至替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寒婦禮抗高乘

名顯天下宣曲任民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
 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
 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奢眷於此等人也傳中
 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
 籠天下之利貴賈賤買所以天子無算之用皆出於此傳中
 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
 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伎攻剽女姬游閑吏士等皆為財
 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未言當國者必以奇
 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
 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
 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觀言利之人誤國害民
 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相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
 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
 為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子獨謂其書明白諄復如
 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況夫六藝之古遠淵奧
 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讀鄭虔傳

徐一夔

按鄭虔傳鄭相如告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僭亂當汗偽官
 願守忠節相如言時開元三十年也及安祿山反虔果陷賊
 中祿山署虔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市令事平議罪
 虔得減死論貶台州司戶夫為臣死忠理之常也虔以相如
 豫告故不受偽署不然則受之邪識緯之學聖賢所不道宋
 景文撰唐書叙事嚴簡而況及符讖雜說非以為訓也以著
 虔之不知自守爾覽者無惑焉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予讀學士宋公所書陳思禮孝事未嘗不嘆思禮至行人所
 不能及者陳氏四明儒家思禮甫七歲其父不幸蚤世母夫
 人石氏誓不他天以鞠育之夫人又以思禮陳氏獨子敦之
 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唯謹弱冠石夫人與之議婚
 已而夫人歿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戚朋友力慰
 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戚朋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答衆迫
 之曰娶妻以為養也吾親既歿何以娶為親戚朋友據義責
 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昏危坐誦聚義之篇凡七晝夜不輟
 哀動人人嗚呼遠則易忘人之常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
 可謂至矣人有恒言孝衰於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思
 禮又嘗作堂為時饗之所顏曰如在及以貢至京師入太學
 為上舍生宋公及御史中丞劉公鄂省參政陶公凡朝之大
 夫士咸愛重之為歌詠論著甚悉予因據學士所書孝事有
 合於近古所謂卓行君子所為者表而出之云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古人為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為而作宋至慶曆蓋已四十年
 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
 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為然而邊將多
 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憐憫
 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
 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彥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
 戰尤奇末帝時小人段凝用事彥章功名唐兵攻兗州故
 與凝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彥

華於死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緝且為著畫像配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復其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者之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慳慳於彥章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為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為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崛起乘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末減且楊雄嘗事莽矣苟或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斜之哉彥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為妻為之婦者何敢不以為姑乎苟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為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曰于天下後世無以為人臣勸因著于篇

題唐仲友補傳

朱右

於庫世故有誰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熹提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飢抑姦拊弱糊中津浮梁以濟艱步民至今賴之未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抑仲友乃設詭計若為歆豔性學者朱子遂信之行部過其家乘間為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為通判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為多於是朱子力擯勅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元修宋史

謂仲友為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策是或非朱子意歟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官宋濂為補此傳有旨哉

唐李泌傳贊

贊曰子觀唐人材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唯李泌陸贄而已泌自贊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展布政體謀慮計畫洞燭物情故治效聿著述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國用日充邊鎮攝伏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辨太子寃則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宰相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乃謂其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取媚以求其位豈信史哉因采舊聞然諸記錄別著泌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沒實為後世鑑若趣尚太清未免惑於隱怪亦其質之未純者與

政宋平金露布文

梁寅

右平金露布文一通宋忠翊則荆湖制置司兼官程君之所撰也夫宋之平金義舉也故為露布者其理順其辭正而于孫寶藏之者足以為忠義之勸或曰其時之士論以為當金人之肆毒讐宜復也而不能復及與金和矣則讐不必復也而反欲復之是烏得為義舉哉余以為不然夫和非義也後反之則為義矣且宋之安危不係於金之和不和元既興則與金和以拒元固危也不與而助元以滅之亦危也其危一也則寧徇於義故曰滅金義舉也程君名萬家饒之樂平寶藏是文者君之五世孫楷字元齡

湯仲謀揜奇衍義跋

唐肅

右揜奇衍義一卷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說始於揜奇而推衍於孔明今魚復壘石即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之說不一或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或以八陣各有奇正或以八陣為正游兵為奇或以天地為旗風雲為旛龍虎鳥蛇為陣之別或以四正四奇為定陣而配八卦之位是皆未悟揜奇之意者也湯君學博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旨趣故撰為衍義以示同志大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地為合風雲龍虎鳥蛇為分而曰天衡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又曰孔明所衍果出揜奇分乎其言皆引而不發焉嘗竊求其意孔明八陣正合揜奇但揜奇隊數與壘石不同揜奇一隊當壘石二隊如天衡重列在揜奇則八隊在壘石則十六隊地軸單列在揜奇則六隊在壘石則十二隊以此而推曰天衝地衝曰風曰雲無不照合則孔明所推衍出於揜奇必矣天地風雲隊數既總為六十四矣則龍虎鳥蛇果何在哉蓋天軸地衝定而不變此所以為正也天地前衝變則為虎天地後衝變則為龍風變為蛇雲變為鳥此所以為奇也故陣勢雖八其實為四經曰四為正四為奇曰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未言龍虎鳥蛇也即曰總為八陣及曰聽音望塵以出四奇乃曰天地之前衝為虎後衝為蛇蟠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則龍虎鳥蛇實出於天地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定而不變者為正動而有變者為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衝地軸自可當其半者實在此持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擬孔明之推演則又曰以八數觀

之意亦出於揜奇亦明壘石即風后法矣愚何幸因湯君是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跋山谷墨跡

右黃文節公書韓昌黎桃源行一首蓋崇寧六年十月筆也按公元年罷知太平州管勾洪州玉隆觀以管忤趙丞相挺之為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劾公所作荊州承天觀塔記有幸災誘國意遂除名編管宜州三年由鄂過洞庭潭衡永桂三年五月始至貶所云十月十八日則公至宜州已半載明年九月公物故僅一載耳嗚呼公以六十之年橫至貶斥郡守從而隄之至不容居闕城中其困苦至矣然觀其跋李資深書有云子城微舍上雨傍風無所蓋障人將不堪其憂余自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亦當如是又何不堪其憂和公之樂天知命不以得失帶芥于中者如此故能以文墨自娛而書法至老益臻其妙也宜州無佳筆公每以三錢市雞毛筆作字此紙亦果用鷄毛筆則公書之妙又不可及已公嘗自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再三穆父無一言但云恐未見藏真真蹟耳余心竊不平及至黔中得藏真自序諦視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則公書法自黔中以後即追蹤懷素不待至宜州也雖然公之所以名當時傳後世者夫豈止於書哉第因其書想其人有以繫百年之思耳

書唐李鄴侯傳後

謝肅

右唐李鄴侯傳二卷天台朱君伯賢之所脩也伯賢先君子約齋先生於元政漸地將亂之際每令誦習鄴侯家傳此其

心之所存焉何如然當世終不能用先生先生歿餘三十年板蕩極矣而君之袖簡猶存顧以其文漫誕間加筆削辭簡而義該使鄴侯輔唐中興勳業赫赫于目前者其以約齋之故也歟昔張魏公佐宋南渡猶諸葛忠武侯之相乎漢也盡卒出師規復中原功雖不成而志則甚偉故其子敬夫為脩武侯傳焉今君汲汲焉以鄴侯之家傳是脩則亦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魏公行武侯之志者也約齋存鄴侯之心者也然鄴侯之出也天未厭唐諸將効忠故其復兩京也易武侯之出也漢運既去羣雄角力故其還舊都也難非其才智不相及之謂也或曰跡魏公之行事固似武侯矣以約齋而視鄴侯曾何勳業之可並稱邪曰嘻是殆以隱顯而論夫士者也亦安知約齋非方隱之鄴侯鄴侯非已顯之約齋乎故欲知約齋之心者觀於鄴侯之傳則得矣而二傳之脩皆以子而寓乎其父經世之心志焉豈徒然哉豈徒然哉

題宋仲珩歸省卷後

張子盡兼

予友宋仲珩執丈太史公之仲子也性敏學博自少工書法侍太史於京師會建奉天殿禁中有詔徵書額時予備官儀曹即以仲珩名聞俾謹書之而尚書楊公以進既稱旨遂問其父子之賢已而仲珩披勅草古詩若干首

上覽之稱譽有加焉

皇太子暨晉王亦知仲珩之能書時出雜篇童令寫之於戲以仲珩之妙年擅當代書之名上徹

天聽玉音之所獎予其為榮遇可謂千載一日猶祥麟鳳凰出降盛時莫不爭先快觀榮名美爵祿見寵被于身蓋無疑

矣今仲珩奉太史公命歸省丘墓中朝士大夫咸賦詩送之前御史中丞劉公為序其篇端予既賦詩復書此卷末與之識別庶幾鄉邦俊彥有見者尚當以仲珩而加勉哉

書清宴閣識後

蘇伯衡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來朝獻柱頗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間出此記以相示自言其八世祖緣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年時淵聖在御日久狃於宴安荒于盤樂嘗譙宰輔蔡京王黼等手宣和殿而京作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為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清宴有譙而緣為之記也則知上行下效其捷如此况中國之為君臣者以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慕效又當何如哉且蠻夷僻陋之邦而其文學侍從之臣紀事陳義之善有若緣者代之詞臣蓋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內外遠近之間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錄之

題鄭宣撫墓誌後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然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閣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然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于王睨睨以為不若

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
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
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
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歿於戲正人之不能獨
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而况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徂伺於前後左右
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温公所謂獨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
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畧
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陳子上書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
而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
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
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
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
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
含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胎
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
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
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
其不幸也邪子上余友也同薦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見
于四明而遂求訣去襄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
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
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

上直賢乎哉錢用壬傳子敬趙時恭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
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
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
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戮辱墳墓無主而
為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
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
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邪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
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快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
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慮者
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真子上友哉復元亦賢
矣哉

跋眉庵記後

高啓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
之美者眾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
目則眉豈輕於眾體哉蓋眾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
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
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
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逢蒙
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
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
道所為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
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耻而

感慕也哉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七

題跋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求題於余余不知
 畫固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
 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臣之義固嘗聞
 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隱之日而維官爲給
 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獨以能詩畫稱則未矣及
 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
 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
 退行藏之機決焉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
 汗耕稼漁樵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
 又不可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汗節未彰君子
 蓋亦有不道者況至此哉故余觀是圖而於維深有感焉嗚
 乎使維終始於輞川徒專藝之功以求道移進取之力以自
 修縱無補於時又豈不足以善其身哉然則觀斯圖者亦可
 以有所懲矣

書九歌圖後

貝瓊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易周克復者越二十年
 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右掖之而
 從以玉女一舉旄一執筴東皇太乙也其次冠服如大乙有
 牛首人身者執大霧飛揚掩曖自空而降旁一姬執杖者雲
 中君也美而后飾飄飄若鶯鴻欲翔而衝波相蕩石上江竹
 班班者湘君其後風裳月珮貌甚閒雅儼乎若思者湘夫人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六

也一雙髯而杖左執卷二從者俱稚而異飾大司命也秀而豐下冠服甚偉執蓋者猛士擁劍者處子一翁舒卷旁趨少司命也褻甲執弓矢皆裂髯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龜水中者河伯而山石如積鉄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鱗甲一袒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後出亂山林水間慘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多藝尤工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以厚直購之是圖凡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奇偉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恠可怖者有創而墨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予在三吳時所見凡二此蓋其晚年筆也克復既寶之不趨金玉而先左丞玉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歌之辭于各圖之後可謂二絕已間持以過予求志其左方按荆楚在中國南其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事之神莫詳厥始然太乙為天之貴神司命為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禮有不可棄者而東君為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而惜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為君謂之雲神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內如湘君湘夫人也蠻夷荒遠之域民神雜揉私創其號以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記之必用巫作樂其來尚矣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與之間致意深矣又豈惑於荒唐如人人之微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迫至大司命一篇卒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分可為信所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說者未之能察朱子為辯之千載之下志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峯三泖也壹藉無聊命酒獨酌輒歌以泄其情今叔厚又即其

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豈徒效馬和之輩之於詩哉且懼不能不朽腐磨滅於既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得考其彷彿也故書以志之觀者又可拜其象而忘之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夏五月構李貝瓊序繫之以歌曰
紫宮太乙中煌煌佐以五帝環其旁道存無為樂且康豐隆儵忽周八荒鬼寒大蠹蛟螭黃上台司命中文昌斟酌元氣調陰陽福我以德淫必殃下招帝于隔蕭相蒼梧九點山蒼蒼陸鳥三足升扶桑天門洞開夜已明神人瞳目鬚髯張長弓白羽射天狼水僊胡為宅龍堂九河既阻不可方彘鼯出沒波湯湯山中之人白日藏天陰雨濕啼幽篁馳黎戰士身盡創魂魄欲歸道路長吹蕭擊鼓歌巫陽酌以桂酒陳椒漿神來不來何渺茫

書節婦施氏卷後 王景

嗚呼周之關雎德化至矣故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得于常也衛之流風靡矣而柏舟能以死自誓得于變也常固眾人妻母內嫂孀倫敦天理滅甚于衛矣而會稽稽婦施氏以二十五喪所天鞠三歲孤以節操自全其高風貞烈賢于柏舟矣

天朝旌異之典行節婦有光于千古也宜哉

書蜀府贈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詩後

昔賈生嘗言于漢文帝曰廉恥節義以治君子儂辱不及大夫終漢之世節義成風下逮唐宋臣下有鼻止于貶斥覃恩賜宥必量移內地豈徒然哉如天之德均被枯朽故也

皇上德竝天地旁招英俊聚于京師爵之以官任之以政以闡文風以濟元元以幸天下三十年于茲矣然沾濡德澤終始垂眷未有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先生若也先生以其甲子召入禁闥駁歷中外所言無一不愜上心者前年坐免典教滇南

東宮憐而老之賜以白金若干鎰

皇上東宮之所以待先生者即賈生所謂節義廉恥以治君子者也先生涉淮滂汴驅馳梁雍之郊以達于蜀

蜀府親王深寵之留連彌月恩禮有加賦詩八章以道行至滇凡作養成就以夏變夷漸之庠之膏之煦之皆出于仁義道德故雖蠻夷吏暨皆知何方明年景彰至滇與觀教章伏讀再三感歎無已蓋先生之器宇表于朝廷之上而親王之文藻麗于殊方之外鸞翥蛟拏珠明玉瑩豈世儒末學彷彿其萬一哉嗟夫士大夫當流離顛沛之餘遭

皇上寬仁之政孰不思奮身捐軀以自潔雪然卒未能者去天萬里自新之忱無繇灑也若先生者聖春日隆中外厲聖人豈特量移內地之比羽儀天朝行有日矣乘兆因敦日南至王景章跋

君子之言難入小人之言易從蓋正者必拂其心邪者必順其欲順其欲烏得而弗喜拂其心烏得而弗怒此君子小人之言所以異也吾嘗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而有感焉夫秦皇之為人可謂虎視四海者矣李斯數語而秦皇終不敢逐客者何也此斯之所以能順其欲也先誇人君得客之禍如

讀李斯書

王達

跋戴元禮仁義卷

董綸

此失客之患如此所以啓之也然後以富貴珍寶炫其志音樂婦女鼓其惑所以啗之也當此之際秦皇逐客之疑已去八九矣李斯至此當如何哉則將有以懼之焉故曰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嗚呼斯之術至此盡矣秦皇之心至此懼矣斯雖欲去秦皇有所不容其去者矣先啓之以重其聽後啗之以濟其疑終懼之以堅其志此斯所以能順其欲也嗚呼邪言易入於人者如此惠王好利孟子以仁義對之宜乎不能入也嗚呼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

太祖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庚午輦出御右順門

召太醫院諸臣詰其治疾無狀敕付獄正其罪復進御醫

臣戴元禮至榻前慰勉曰汝有仁義無與汝事慎勿恐臣元禮頓首而退

帝即還內後十有六日遂崩

今上即位以

先帝之意拜臣元禮為院使階奉議大夫今年遼王來朝京師臣元禮告以故王為之歎息乃善仁義二大字以紀

恩昭明訓示子孫而俾臣論識其事倫識惟仁義之德至

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君臣非此則乖父子非此則悖

兄弟非此則爭夫婦非此則睽朋友非此則絕事上不以此

則功不成使下不以此則眾不附身以之而後脩家以之而

後齊國與天下以之而平治寧輯不可俄而違瞬而去也君

子所以汲汲以終身者全乎此而已衆人所以迷替顛錯者以其昧乎此故也吉凶禍福之報寧

忠簡公翰墨記

胡廣

先忠簡公澹菴先生手書五通第一書與二十一姪學諭第二書無名中有叔此鹿安之句亦與姪書也第三書後曰啓英彥姪前稱二十一學諭者以家譜考之即英彥也三書皆是與之即誠齋所謂好學刻深厲操清苦克肖先生者是也未書中曰羅生者公姊子羅尚志也常從公於殿所曰九弟者當是俊臣也行八十九去八十而稱九也何以知其然公嘗有書與兄振文行五十八但稱曰八哥此爲俊臣無疑矣第四書與七十四姪乃振文次子季劉也第五書首稱提刑監丞年兄者以家籍考之有與司理羅欬若通判方耕道寺丞陳剛中俱稱年兄欬若吉水人極博學誠齋謂當時備碩問惟其可終於武岡守耕道名時通守武岡有平寇攻紹興戊午先公上書乞斬奸臣頭被譴後守李若樸言耕道與先公通書坐獄三百餘日幾死得免剛中坐以愆賀先公得贖是知安遠縣至數月而卒妻落髮爲尼以歸其喪觀三人始終未歷提刑此書非與之者三君子行事可稱而宋史不錄豈可歎也按先公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是科自李易而下凡四百五十人如王詹事龜齡與先公尤厚此稱提刑監丞年兄不可必其爲誰姑俟再考然公籍不載此帖而親筆存豈既書而未述歟抑或有所遺歟廣家藏先公翰墨遺藁故多兵亂喪失殆盡尚存此數紙先人什襲藏之嘗念憲廣西融川眞僊巖有先公封事藁碑刻先人打碑寄回宗族家置一

本未數十年俱已散失廣爲之懼今裝表此數書爲一卷朝夕觀覽如對先公也夫以先公忠義名節華光日月萬世之所仰望豈子孫能爲之輕重公之翰墨至今猶新尚有生氣爲子孫者其可不敬乎昔阜陵嘗問公曰卿寫字死如卿爲人公答曰臣幼習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墨書盡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書眞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之所批抹汙者朕啓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裱於平公之翰墨在當時人君敬愛之尚如此而況於子孫者乎公嘗有言昔司馬文正公不喜人寶其祖畫像但喜寶其祖之字蹟以爲字心書也手法也見其字即見其人子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爲心即賢矣誦斯言也則先公之欲後人之寶其翰墨後之子孫觀先公之翰墨者其以先公之心爲心寶之敬之毋違先公之訓也

書劉氏族譜後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自號通玄處士初學醫遇異人飲以酒大醉及寤洞達醫術治療適變病者遇之無不立起人多師尊之所撰者有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素問玄機原病式行于世當時有名者如考城張從正皆宗其學故今言醫之善者則必曰劉張云吾邑劉日昇其父子兄弟皆能醫一守河間之法間出其譜示予謂爲河間後於今不知幾世矣尤不失其家傳河間之澤遠乎哉余觀世之人有高明祖父振耀於前或未數世不能守其世業者有矣日昇之於河

間久而不失其可羨也夫其可感也夫因書此于後以歸之俾其後來者知所勉云

書文丞相傳後

廣集廬陵先賢傳恒疾宋史文丞相傳簡畧失實蓋後來史臣為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抵牾鄉先生前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嶽申為丞相傳比國史為詳大要其去丞相未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聞為多又必參諸丞相年譜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蹟覈實可徵故元元統初丞相之孫富既以刻梓後復刊見嶽申文集近年樂平文學夏伯時亦以鈔板於是嶽申所撰丞相傳盛行於天下而史傳人蓋少見廣竊觀二傳詳畧不同不能無憾因參互考訂合而為一中主嶽申之說為多并取証於丞相文集及其繁複正其訛舛庶幾全備使人無感論贊則竝錄之國史之論揆諸人事而言嶽申之贊本乎天運而言各有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夫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大忠大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爭光天地悠久比之夷齊心則不殊而所為反有難者昌黎韓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丞相之云豈異於是噫丞相不可尚已其相從興義之士或出自小官或奮跡庶民雖當摧沮敗衄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殆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固結於人心牢不可解有如此者使人皆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生以饗富貴其視丞相廝卒尤有愧焉然則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其詩讀其書自有以見之廣齟齬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遺事赫赫竦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比年以來老

成周謝而論者益稀雖士夫君子鮮聞盛事蓋漸遠漸疎其勢然耳更後百年恐寢失實惟取信於列傳駁替異同莫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編次第皆因其舊文不敢妄加一筆誠無能有所裨益特盡區區之愚耳知之者其必不以為僭也

恭題

仁廟御製詩後

楊士奇

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慎者而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養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贊善梁潛

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賜詩獎諭而三人者所得為多右二詩前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二紙悉識以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者從畧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

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子弟在側所得獎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為實率持去其子黎能記憶二詩比求善書者錄為卷以臣士奇先朝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侍

仁廟監國最久仰窺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咨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儷焉潛卒後七

年官車上竄想見明良神靈感會今侍 寵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息徒抱為號而求慟獲覩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橫流謹識歲月如左

胡忠簡公封事藁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楷刻于融州真僊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瑋舜文所為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兩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瑋事云為戶部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董范實從史之胡之逸又贖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為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嘗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題宋歐陽澈謨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寢恤之命也蓋初為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獲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絳言和議何允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難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為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為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通鑑續編

右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六冊四明陳極子經著刻板今在蘇

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為第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為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事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學者於前事據其所可知其所不可知闕之可也義農以前遐哉邈矣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間見於百氏所記者要多以意言之耳而必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子之意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采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極嘗為之舉要固主履祥之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宋史於今少見全書學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嘗聞吾郡劉情玉亦著此書木板行往年會其孫公潛云留在未豐今不知其何如也

跋四十二章經

佛取初入中國獨有四十二章經觀其以生中國為難彼固歎慕乎此矣而此之人樂其說者往往願生西方向也

題崇恩堂卷後

楊榮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於治者蓋一時之盛耳孔子以六經之道為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謂孔子賢於堯舜豈虛語哉由是歷代以來隆其諡爵通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不特此也又世封其後以崇德象賢其榮名厚祿可謂與天地相為無窮者歟我朝當文運亨嘉之會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為眷厚其祿秩二品世襲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褒崇禮遇可謂超越前代矣

太宗文皇帝嘗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

仁宗昭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兩致

綽多儀具者為令考緒躬膺眷遇以謂獲崇之感莫踰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

魯王殿下親書大字以賜之金薤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

夫孔子之道生民至今未賴凡冠章甫衣逢掖者皆知尊尚

而敬仰之而况其子孫乎况

帝王於先師之制乎昔唐肅宗東巡至魯親祀孔廟作六代

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族榮乎僖對

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

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肅宗喜曰非聖人子

孫焉有斯言然則彥縉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僖之知所本乎異

時書請金匱以傳萬世其為

仁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予故樂為書之以系于諸作之後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七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八

題跋

題六檜堂卷

黃淮

念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蘭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王俱碎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脇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嘆菅野之朝隋楚騷悲葦蕩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以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襄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辭者歟襄之永嘉人當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娛忿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于以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真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耳烏乎襄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葦街詞雖切而不見信况襄未獲進用於朝者乎後雖一出生以奸權妒嫉僅至滁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于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於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鏞哀集成卷鏞之子與復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歟

四皓圖跋

胡儼

余讀留侯世家至有所謂四人者嘗高其義不為屈辱因高帝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卑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為太子助此四人亦幡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

黨以拒父也愚以畜留侯被劫畫計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既不為父用肯復從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就今從太子見寧必其不輕而且罵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高蹈遠引宜不役志於物一旦以金璧書幣而來有可疑者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者必不肯出焉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有謂其果為商巖之老則余不知也

書袁廷玉傳後

人之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果有相乎禹之跳湯之偏臯陶之削爪伊尹之無須康周公之斷檻仲尼之蒙俱是耶非耶果無相乎公孫穀豐下而有後伯石越椒俱豺聲滅其氏周亞夫鄧通之不食衛青班超之必侯見諸史傳者班班矣荀卿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斯可以論聖賢矣其他困於二氣五行而盡性踐形之功或昧焉或缺焉或未至焉則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之徵亦豈外於相邪故唐舉呂公管輅袁天綱之徒皆能以其術取名當時流聲後世此其人豈佞也哉四明袁廷玉甫其先南昌人世業儒至廷玉以相術顯余官翰林時廷玉擢太常丞嘗見其貌清古而氣剛毅有君子之風今退休于家其子忠徹為中書舍人乃持九靈山人戴良所譏甫傳示余而求題嗚呼廷玉術之神其見諸傳者詳且核矣然其言曰每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輒念之為之反覆化導期轉禍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因廷玉之言格

心改行者甚眾然蛟若然君子之用心也昔嚴君平隱於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千載之下求之廷玉其有合哉使占者能如廷玉言棄然而從義誠於理道有裨焉嗚呼傳以術論之其可乎

書居士外集後

鄒緝

予少時客遊新塗新塗之仁和有李繼武者敬士而好文尤好蓄古文奇書聞人有異書世所貴重者不計其貲之多寡輒重購之嘗得故禮部侍郎曾曾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內外集知以為奇寶而藏之予嘗借得其所外集蓋板本大字上下邊幅最高開曾公皆手自校讐中間頗多缺板又手自補完曾氏家多古書所校諸本有吉本家本刊本諸集辨其同異及其改易增損皆朱書小字於其上下旁邊字極謹細常滿其邊幅以為其用心何其若是之密也非積日累月之勤何能至是哉是時曾公沒已久而其子坐事見籍官散鬻其書故繼武購得之予甚惜曾公用心之勤而其子孫不能保而全之為可恨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為難得因取而備錄之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豐縣令蔡玘已為之鑲板而建寧書坊又為之傳刻則此外集亦當與之並行也其後予官大學居京師以李氏所藏本不可復見深加愛惜吏部侍郎練公子寧好古君子也見之而喜因借以去久未之取會子寧遭事死其集遂亡焉予又為之往來惋惜不已也季後復姓胡出為松江華亭丞集藏于家有子患風狂疾具存亡不可知李今又已沒則其集之流落散

亡也必矣豈不重可慨念哉此本予永樂九年借義門鄭氏本所錄蓋此已得居士集故復錄此以爲全集所寫雖未能精善又非有曾氏之考異然自謂鄒氏家奇書又後五年子再自北京扈從還京師入見

皇太子獲賜歐陽文忠公大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繕整齊蓋尤爲至寶之物既珍襲而秘藏之以此錄本既得之不易因備述予平生愛慕歐文之心與前後得失之故而并予之所感者係焉

題劉州判墓銘後

梁潛

泰和劉君仲啓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書公雖接物而同而中情極簡重少可許然獨愛仲啓仲啓判陝州時以事逮至一京事不白公卽爲廷白之仲啓少負奇氣好持弓乘馬嘗羣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稍就砥礪而其才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常稱仲啓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有怪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近仲啓知其怪從祠傍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色鮮艷殊常卽命拔去之池水爲之赤怪遂以息蓋州人道其事其家僮輿隸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父爲之傳甚悉於乎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怪異事甚衆後世未免譏左氏之好怪孔子不語怪豈以其易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治陝州者其賢如仲啓怪且不作矣仲啓既甚英偉又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爲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知之循傳此異事事之

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啓於此偶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啓之孫鯉舉於鄉而來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爲仲啓墓銘讀于此有慨焉因題而識之

題劉公辰宗諱後

梁潛

北京行部侍郎劉公辰宗諱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祖載而止載以上譜遺失不可知者不強續也載生元婺州萬戶府經歷季生常州萬戶府知事良良生毅賊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兵絕不至殺齊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良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良卽公之從父也公之尊父某嘗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公爲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

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爲他將幕府掾屬今

皇上卽位之明年纂脩高皇帝實錄公與予實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知知之有不能盡者公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觀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強記不忘如此也史事畢拜江西參政既罷歸尋復擢今職然不煩以事蓋

皇上欲數知

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公在江西爲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如其壯時今觀公之譔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父之死事不著之於史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譜俾

藏于家云

題羅氏承 恩卷

楊溥

今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公士奇嘗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承樂已丑

太宗皇帝北巡命

皇太子監國留公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徙北京為民公顧其子尚幼而毋夫人墳墓無守之者乃以情白

仁廟乞留京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成遠方京復當從辭意懇切

仁廟憫之遂以京給公併開羅氏軍籍於是毋夫人墳墓有所託而羅之兄弟子姪得優游田里是皆

仁廟之賜也今年春京自西昌來省兄會晤之間感念曠昔謹請述其事之本末以示不忘公嘉許之復屬予識於後嗚呼

仁廟之恩博矣哉臣溥嘗備員洗馬竊見監國時裁夫廢政務從仁厚以煦邦家蓋將使天下蒼生咸得分願况近臣哉公以文儒居輔導竭忠殫慮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恩遇之隆爰及其家固有以也及

仁廟正位期年深仁厚澤覃被萬方禮樂之教垂裕後世而公寔以保傳之重兼論議之職其所以顯相邦家以廣利澤其惟善推此心也哉京篤念 國恩不忘所自亦羅氏之賢子弟也用世厥家以圖永久尚慎旃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具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拜書其像則龍眠李公

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皆撰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

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

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殃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肆之訥一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負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竝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書宋丘公岳家傳後

右宋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立公岳山甫家傳後有元文宗時龔璠子敬順帝時楊維禎廉夫跋于敬云公孫彥啓以時脩宋遼金三史欲執筆者未入公傳廉夫曰自公解閣不三十年宋亡矣予嘗怪宋史無公傳因稽宋制文臣自少卿監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必立附傳公為學士制使何不立附傳于理廟實錄後予豈在趙葵帥幕弗能止其入洛之師而弗附耶抑史氏失職而失附邪元初董文炳命李磐取宋實